

# 托洛茨基与不断革命论



不贩卖 只分享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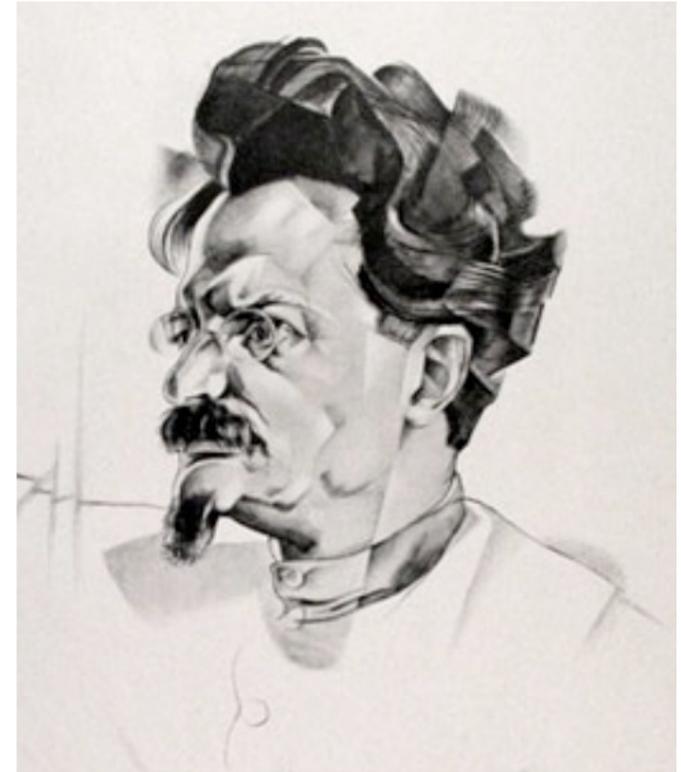
谢达 译 魏雁竹 校订

# 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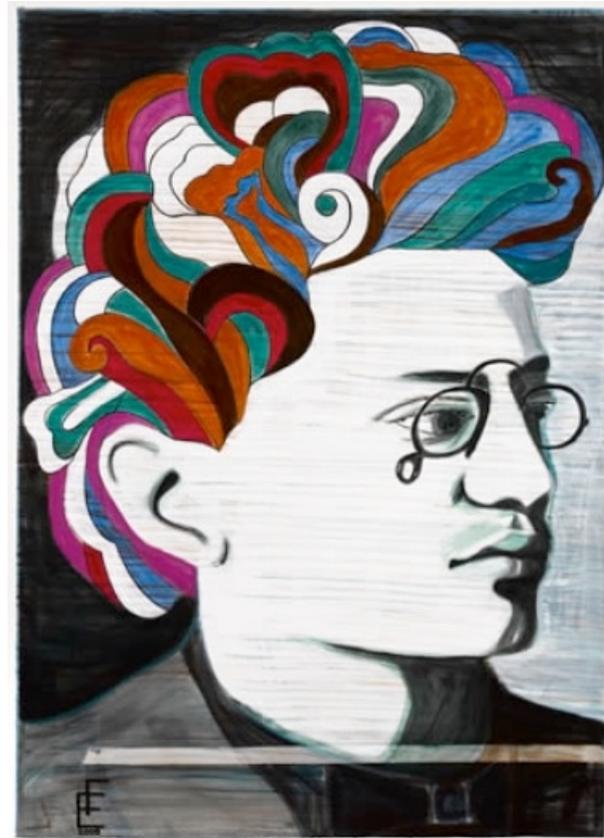
(1879年—1940年)，生于帝俄时代的富裕农民家庭，后来以“列昂·托洛茨基”这个名字闻名于世。



勃朗施坦是个十分聪明、好奇、优秀的孩子。他很早就开始致力于了解他所由生的世界以及他个人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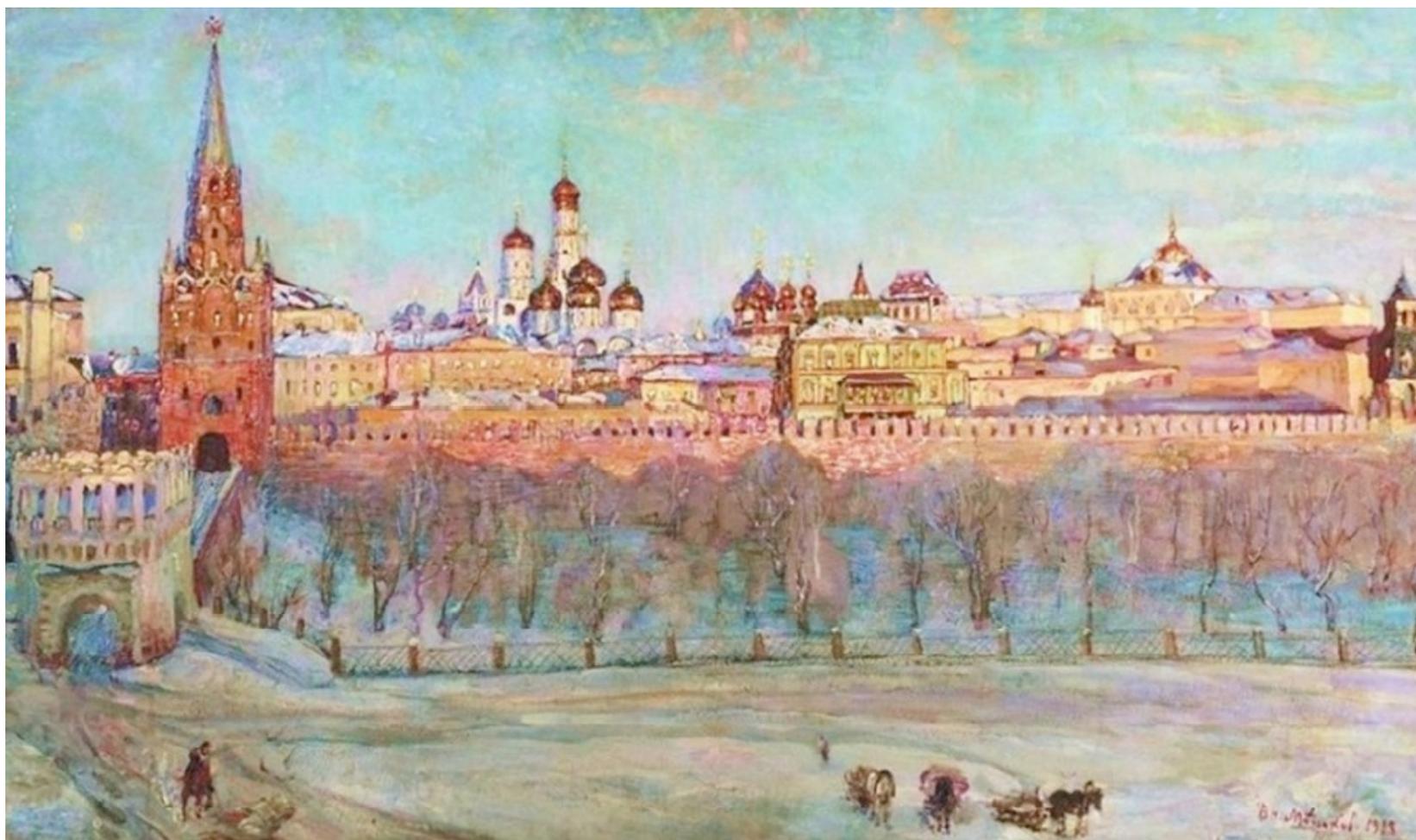
托洛茨基所了解的俄国实际情况成为他发展“不断革命论”的关键。也正是由于这一套理论，托洛茨基成为了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



劳作和苦役，这是大多数俄国人民的生活实况。



然而，并非所有俄国人都过这种苦日子——少数人拥有更好的生活，这种生活也许有一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



俄罗斯帝国被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君主统治着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位时间：1894年—1917年）



尼古拉二世有着美满的家庭，  
他们一家人都过着极其享受的生活。



沙皇家庭是帝俄世袭地主贵族阶级的一份子，这个阶级虽只占全帝俄人口的少数，却拥有巨大财富和权力。



大多数的财富是由俄国农民创造的——这些贫困、一无所有的群众整日忙于农务，却将自己大部分的劳动成果交给拥有权力的上层阶级。



俄国人口的80%是农民。  
他们的生活条件与沙皇和地主贵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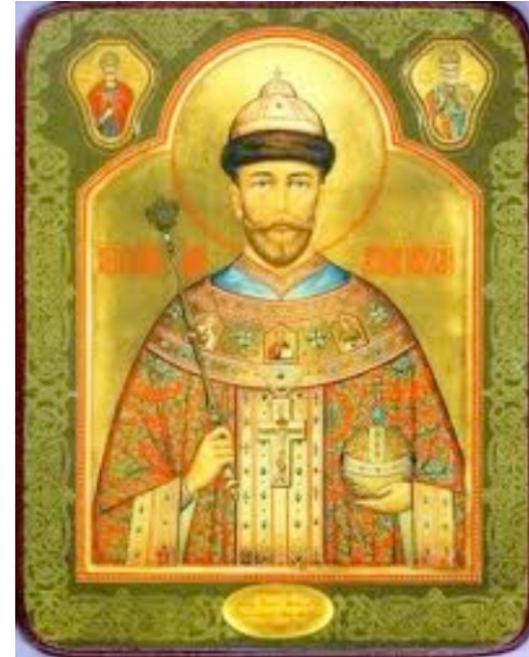
劳动者创造了财富，但所创造的财富里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留在他们手中——这些都反映在劳动者低劣的生活品质上。



俄国的宗教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掌控。  
宗教赋予生命意义，并且抚慰受压迫的人。



东正教是俄罗斯帝国的国教，它获得沙皇政权全面的支持——其他宗教和思想体系都遭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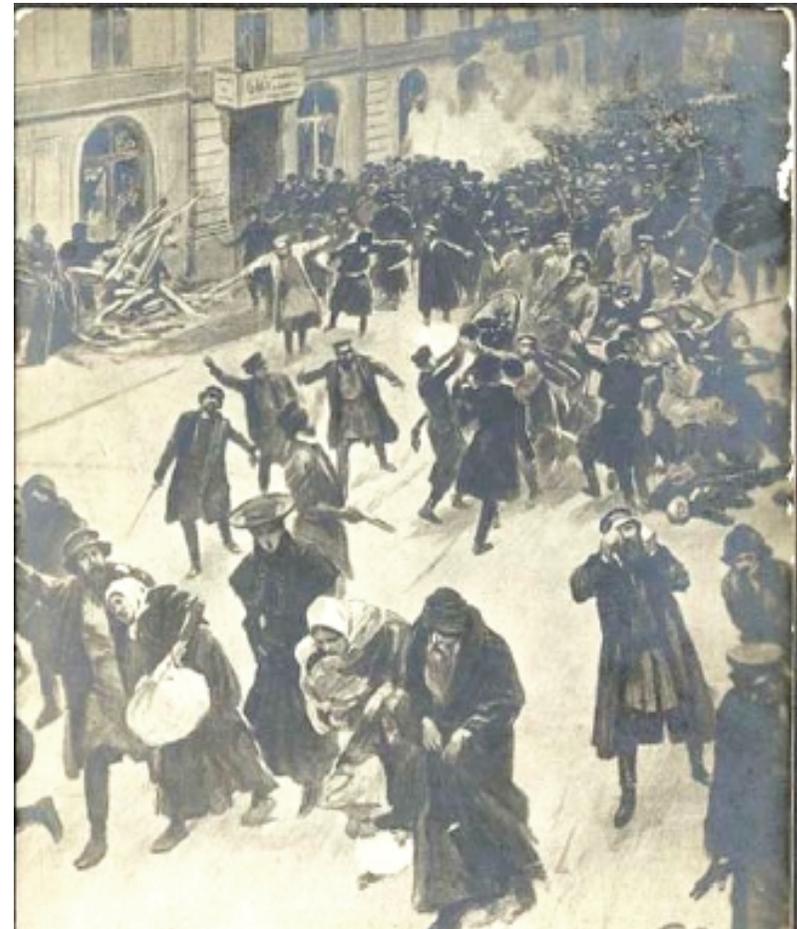


上帝挑选沙皇作为统治俄罗斯人民的大地之神，所以人民必须要完全服从沙皇。

旧信徒派（Old Believers）是17世纪下半从东正教会分裂出来的教派，他们坚持耶稣教诲中的激进平等精神。那些旧信徒派的教徒（见下图），都因为其信仰而被沙皇残酷迫害。



更严酷的迫害则找上了犹太人。暴力排犹运动受到鼓励——俄国穷人和较富有的俄国人一起攻击犹太人社区。这些攻击被称作“大屠杀”（pogroms）。



俄罗斯帝国被称做“民族监牢”（a prison-house of nations）——沙皇借由征服周遭弱小民族，并参与列强的国际竞争，力图在群雄争霸的全球秩序中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财富。



俄罗斯帝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现代化”——包括工业发展——以实现它跻身世界强权的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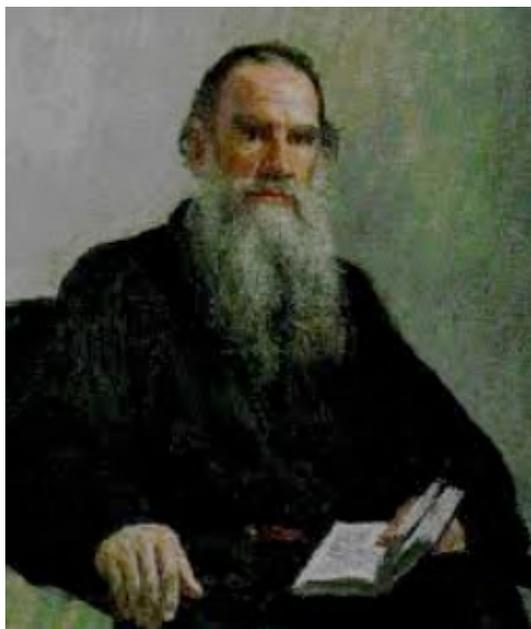


沙俄政府促进了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随之产生的资本家成为俄国统治阶级的新成员。同时，一个被剥削的受薪工人阶级成长起来，并成为广大受压迫群众的生力军。



来自农村的新工人阶级有了城市生活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经验后，产生了新的意识——文化水平提高、扩大了对于社会与政治议题的认识、对现存秩序以及他们作为雇佣工人所受的压迫愈来愈不满。





一些最伟大的俄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作品反映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不公不义，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



左上：列夫·托尔斯泰  
左下：安东·契科夫  
右上：陀思妥耶夫斯基



即便在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中，许多受过教育的敏锐的年轻人也与现存秩序渐行渐远。



随着激进青年人数增长，他们举行秘密集会讨论各种观点、社会问题，以及争取政治自由和经济正义的可能道路。其中一些人开始组织革命团体。



沙皇政府用镇压来回应激进青年。



一些革命者试图通过暗杀沙俄政权的代表人物——包括沙皇本人——来鼓舞和动员农民。革命者因此被处死。



政治异议者愈来愈多，其中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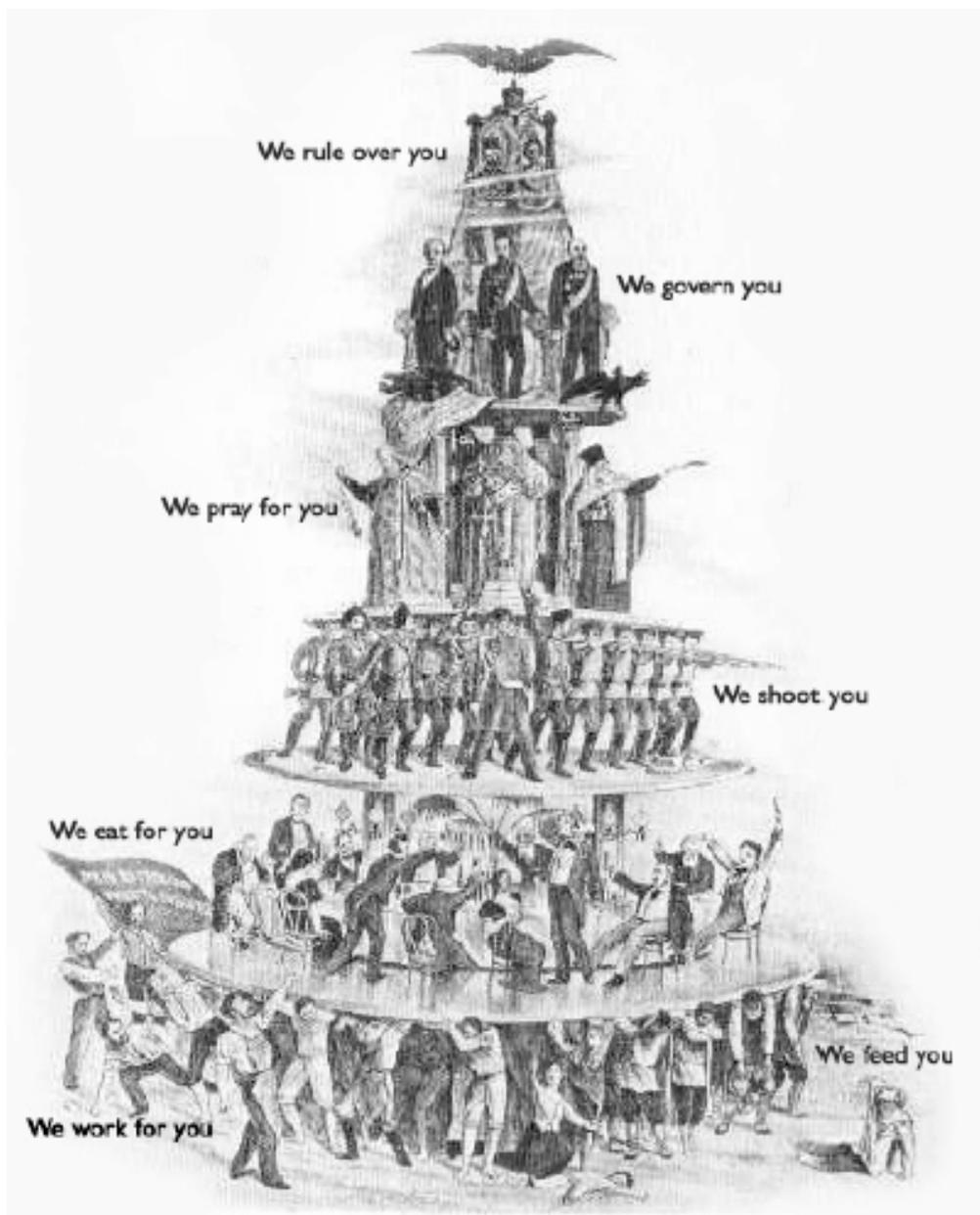


在当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异议者处境非常严苛，它常常包括要强制劳动。虽然有些革命者死于流放，但也有许多革命者熬过流放且变得更为坚强。



现行的社会体制令人厌恶，应该要反抗、扬弃这个制度。  
镇压无法消灭这些与日俱增的认知和深切的感受。





革命被认为可以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将统治社会的权力转交到广大劳动人民手中。

起初，托洛茨基受关注农民的革命民粹主义吸引。后来，他加入一个学习小组，结识了亚历山德拉·索柯洛夫斯卡娅，从她那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革命民粹主义，其重点聚焦于工业资本主义和能领导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工人阶级。



亚历山德拉和托洛茨基坠入爱河，不久两人便结为连理，不过，他们的爱情最后因为逮捕和西伯利亚流放而划下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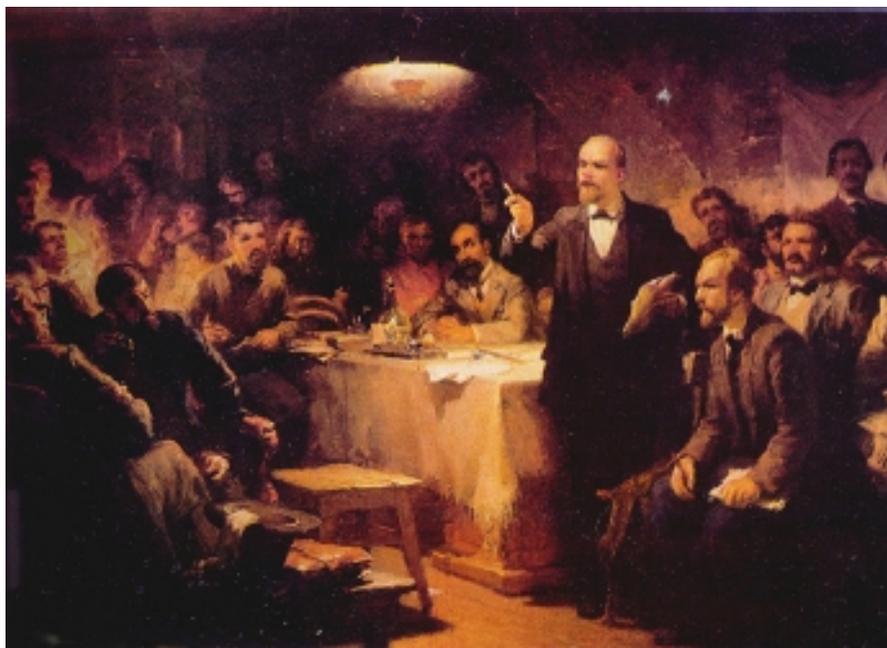
在亚历山德拉的同意下，托洛茨基逃离西伯利亚。他逃到国外后又再次加入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在那儿，他与另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娜塔莉娅·谢多娃相遇，两人成为了终身的伴侣。



托洛茨基一开始在早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和列宁走得很近，但是当党分裂成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时，他支持了孟什维克，反对列宁把党改造成更严密的组织。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场会议选择在国外召开，为的是躲避沙俄政府的追捕。在这次会议上，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两派。

图中是孟什维克三位著名的领袖：分别是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





社会主义这一个共同目标使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以及其他联合在一起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同意：俄国需要一场民主革命来推翻沙皇并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能带来富足的经济生活，并且能够产生大批的工人阶级——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托洛茨基则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1905年，一位牧师领导了一场工人的和平示威游行。参与游行的群众向沙皇递交请愿书，要求政治权利和经济正义。游行队伍遭到沙皇军队扫射，导致众多男女和儿童死亡。



## 普遍的愤怒使1905年革命形势急剧发展

群众愤怒的力量迫使沙皇不得不暂时妥协、施行一系列改革并允许人们拥有俄罗斯帝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自由——只不过，这些改革在还没达到真正的民主之前就肯定会中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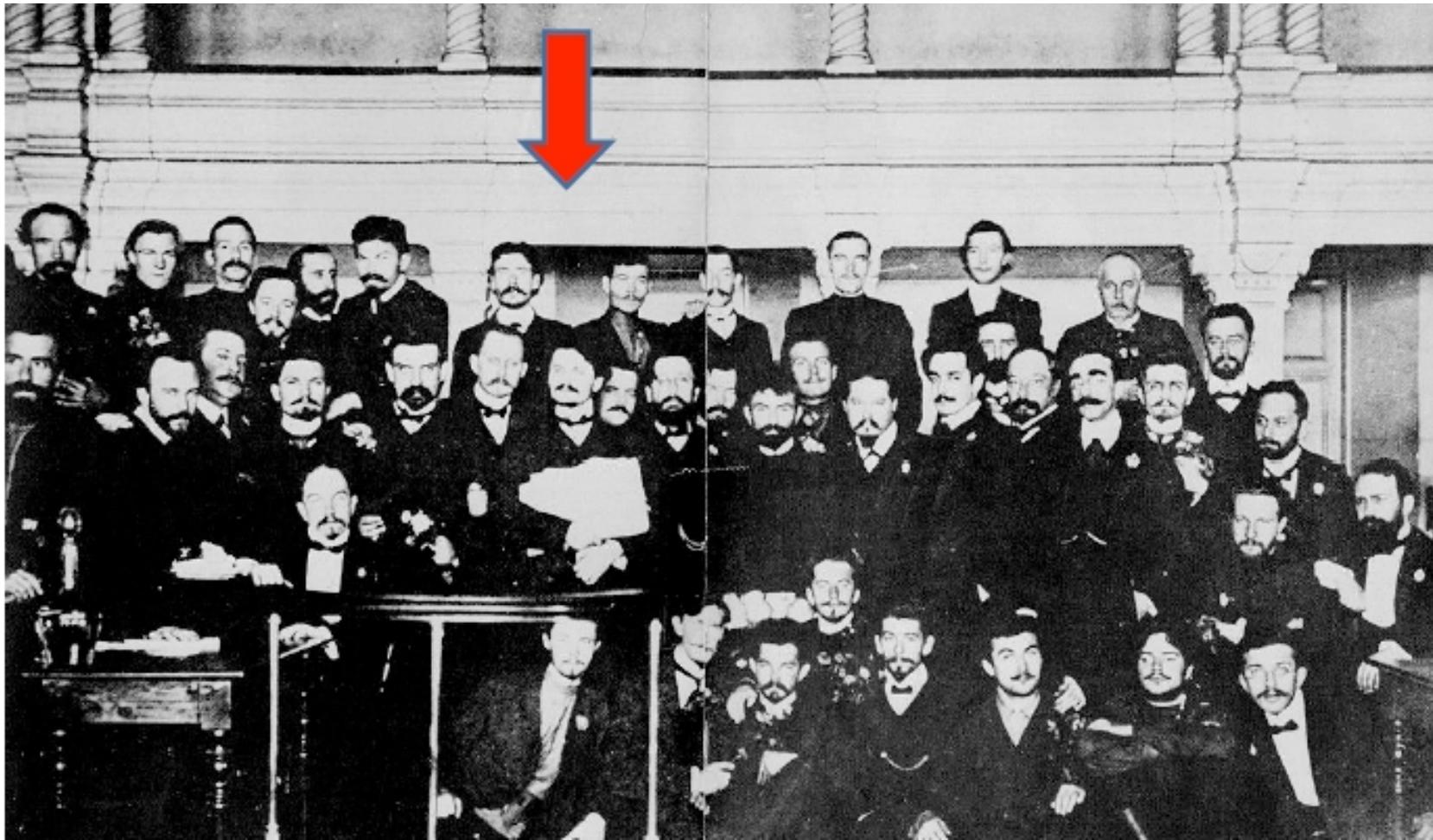
沙皇很快就会采取行动以收回自己让出的权力。但是，经过短暂歇息的激进工人阶级已经能够将自己的利益捍卫到底。



大批工人群众举行游行示威，组织工会，如潮水般涌入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成立了民主的委员会——**苏维埃**——来计划工人的行动和管理各地的组织。在它们当中最为强大的是彼得堡苏维埃。



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他以雄辩的演说家和强有力的组织者而闻名。当苏维埃最终被沙皇政府镇压时，托洛茨基在审判辩护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托洛茨基又再次被流放西伯利亚，而他又大胆地逃了出来。



随着托洛茨基经验的逐渐丰富，  
他的不断革命论也开始慢慢成型。



构建这个理论的基石（甚至包括“不断革命”这个词）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尤其是在1848—1850那段混乱的年代。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挑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既有解释。



# 历史阶段论

对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有种很流行的解释，即把世界历史视为连续的阶段，每个历史阶段都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制度上——而且坚持认为社会的发展不能跳过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例如，封建社会不能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跃进到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社会（包括沙皇）

古代奴隶制文明

原始部落的共产主义

《自由领导人民》是德拉克罗瓦于1830年完成的杰出画作。画中奋起斗争的人民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但群众中还有一位戴着高顶礼帽的资本家，意指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联合起来，为推翻和扫清君主专制和老旧封建制度一同斗争。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在历史的伟大进程里，封建制度结束后一定是上升到资本主义阶段，因此他们认定“工人与资本家联盟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俄国革命的必经之路。



然而，从1848年革命浪潮之后，比起害怕国王和贵族，资产阶级更加畏惧革命的工人群众。在民主斗争中，资产阶级往往会背叛人民及民主，跟暴君和专制妥协。只有工人阶级会坚持将民主革命进行下去。



托洛茨基从历史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往后指导他个人的理论与行动准则，即“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



#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 (一) 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 (二) 需要进行长期的经济和文化改造工作；
- (三) 必须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

##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 (一) 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只有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联合农民和其他一切被压迫的人民，民主革命才能成功并且坚定进行到底。



##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 (一) 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这意味着民主革命将会自然地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将政治权力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工人阶级不愿意也不应该将政权交到资产阶级压迫者手中——所以，革命将会导致工人国家的诞生。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二) 需要进行长期的经济和文化改造工作

革命的进程不会停止——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将持续不断发生变化。



##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二) 需要进行长期的经济和文化改造工作

人类的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不断改善，社会福利、人权和普遍民主会持续扩大，这一切都指向社会主义。



##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二) 需要进行长期的经济和文化改造工作

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内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当时俄国只有少部分受过教育的工人、不高的经济生产率无法带来太多的经济剩余，凡此种种都阻碍了社会主义以及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妄想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创造社会主义，相当于托洛茨基曾说的“反动的均贫乌托邦”。



##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 (二) 需要进行长期的经济和文化改造工作

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根植于此经济制度上的各国强权理所当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破坏、攻击与想方设法摧毁劳动者、穷人和被压迫者建立属于自己的共和国的一切努力。他们通常采用经济进攻，但有时也会使用军事手段。



##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三) 必须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

只有把无产阶级革命扩展到全世界，才能确保社会主义能够在像俄国这种落后国家里取得胜利。——这不只是由于军事的考虑，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原因。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三) 必须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被俄国革命所鼓舞的劳工运动、工人群众和被压迫的人们，将动员起来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并且使他们的国家迈向社会主义。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三) 必须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

俄国革命作为榜样，它的经验能够强化各地工人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三) 必须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

被殖民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压迫的全世界人民，会受俄国革命鼓舞起而争取独立。被压迫的群众同时也会为了让世界的经济制度转型成对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奋斗。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三) 必须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

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农民与全部的受压迫者，共同发动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斗争，而团结起来的群众也有能力建立社会主义世界。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三) 必须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

为了使社会主义的世界成为可能，为了令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都能完全实现，全球资本主义锁链必须被彻底砸碎。



## 《不断革命论》的内涵： (三) 必须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

革命的国际主义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人类有创造更好的未来的潜力，那么它就是必要的。



1914—1918年，帝国主义者挑起了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恐怖战争，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在这场战争被屠戮。人民用革命来回应帝国主义者的大屠杀——尤其是俄国，于1917年2月到3月期间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



托洛茨基、列宁和其他流亡中的人们迅速赶回俄国。托洛茨基同意列宁在组织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作法，而列宁的政治主张又戏剧性地与托洛茨基趋于一致，托洛茨基因此加入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成为布党的领导人物。

托洛茨基在俄国，摄于1917年



托洛茨基、列宁、加米涅夫





1917年10—11月，布尔什维克成功领导工人和农民群众走上了托洛茨基在其《不断革命论》中预见的道路。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



帝国主义者与亲沙皇主义者的势力和革命内部的反对力量结成了强大联盟，对布尔什维克（已改名为共产党）政权发动残忍又疯狂的攻击。

托洛茨基组织并领导红军在俄罗斯内战中获胜。



内战、外国干涉、经济封锁和普遍的社会危机，这些不利的条件导致苏维埃民主政治被共产党专政取代。





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革命同志为共产国际的工作投入了大量心力和资源，这使得头四次代表大会卓有成效。

不幸的是，革命没有在其他国家取得人们期望中的胜利，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了一座被包围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孤岛。

列宁出席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



托洛茨基等人在代表会议的闭幕式上



## 俄国革命被种种灾祸淹没：

- 来自众多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强权的攻击；
- 由恶毒的内部反对势力挑起的内战；
- 由于战争和缺乏经验导致的经济大萧条；
- 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专政手段；
- 其它国家革命的失败带来的孤立和绝望；
- 革命者的错误、粗暴、官僚和贪腐。

——凡此种种都限制了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  
在俄国的发展

很多人都在争论，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是否严重损害了革命最初的目标。争论者甚至包括那些左翼思想家和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

事实证明，列宁、托洛茨基等许多布尔什维克（现在叫共产主义者）都是忠诚的。他们坚定认为要不断扩大工人的权力，同时也忠于让起义工人们焕发出勃勃生气并在1917年取得胜利的革命民主主义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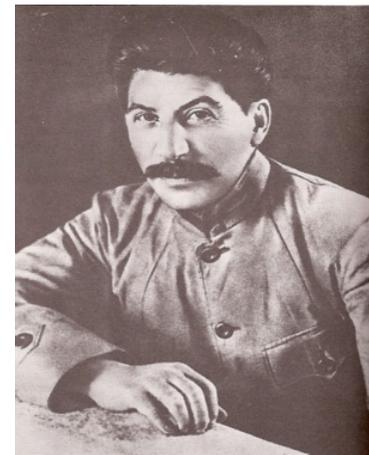


列宁卧病不起和去世（1922—1924）促成斯大林得以在日益发展的党和国家官僚中稳固住自己的巨大权力。



## 斯大林的独裁之路（后来以“斯大林主义”为人熟知）：

- 牺牲工人的民主以扩大官僚的权力；
- 限制党内民主；
- 鼓吹“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
- 发动一场凶残又粗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来推动俄国的现代化（数以千计的工人和数百万农民为此丧失了生命）。
- 令全世界的共产党迷失、堕落于机会主义之中；
- 建立一个僵固死板的国家机器，控制、干预社会的文化和精神生活。
- 建立古怪畸形的个人崇拜；
- 镇压和屠杀反对派（不管是真的反对派还是想象出来的）的程度更甚沙皇。



托洛茨基领导着一群最活跃和最坚持的反对者，对抗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他们就是后来的“左派反对派”。但左派反对派的力量太小，形成得太迟了。1927年，托洛茨基被逮捕并流放边疆——最终在1929年被逐出苏俄。



左派反对派们自192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努力捍卫着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真正的准则和理想，即便在集中营里，他们仍然组织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在1930年代后期，这些人连同其他数千名受斯大林迫害的人都被残酷地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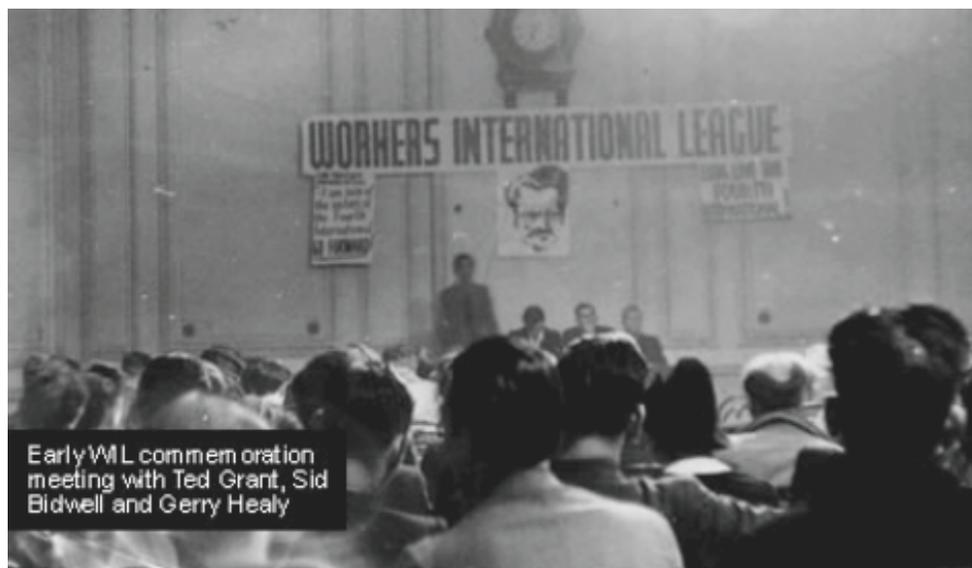
[Увеличить](#)

从1929年流亡国外到1940年去世的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始终捍卫着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想，并且不断与斯大林主义的破坏进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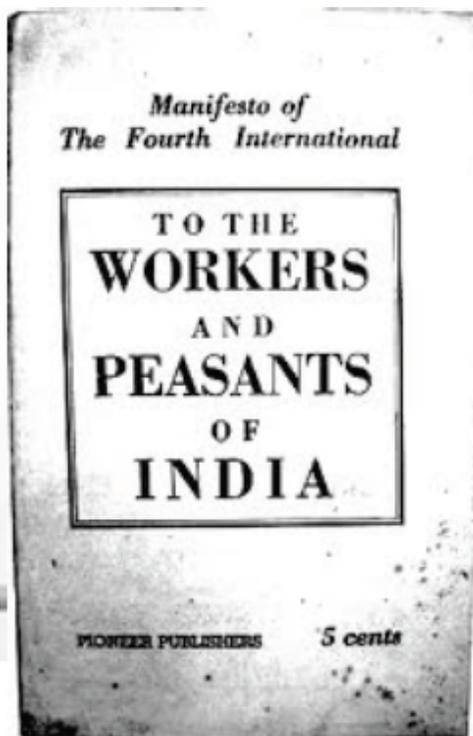


托洛茨基尽其所能地解释他所看见的世界、解释他帮助创造的历史和工人阶级不断斗争的必要性，以及受压迫者在1930年代面对的新的现实情况。他试图组织起一个世界性革命者网络，这个网络正是我们知道的第四国际。





英国托派的会议



迭戈·里维拉的（美国）壁画，底部的一排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们组成了第四国际，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试图恢复革命马克思主义那充满生气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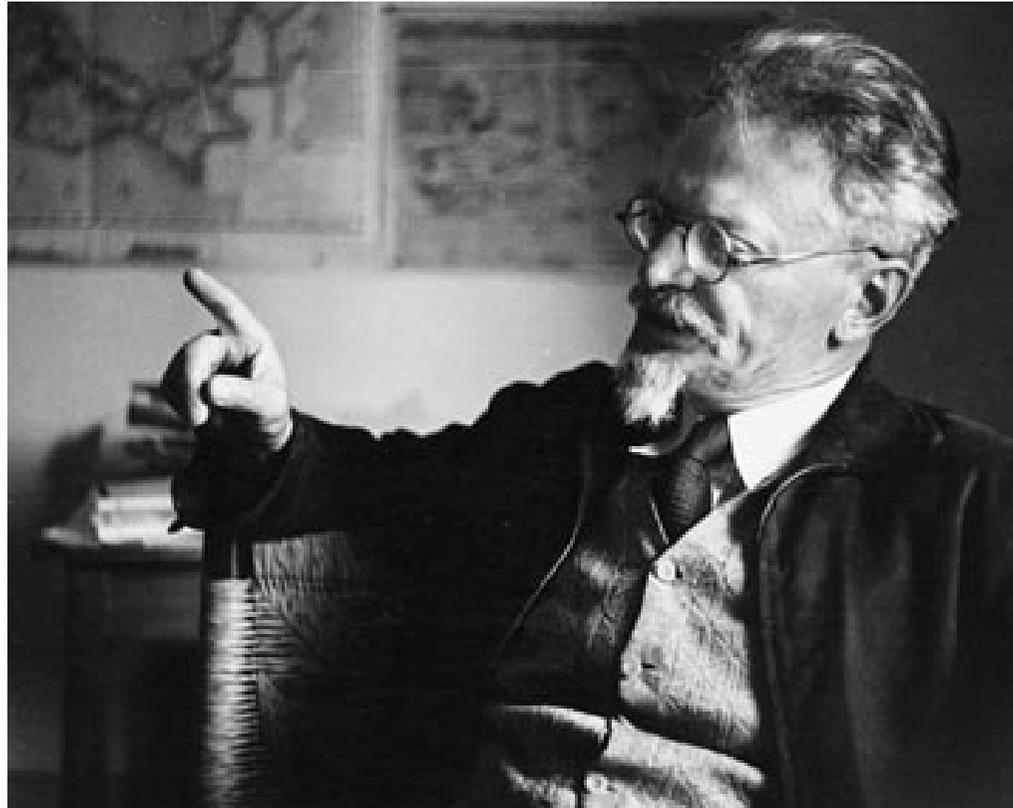


中国托派的领导人



托洛茨基作为一个拥有批判思维的灵活思想家，运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剖析了以下事件：

**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法西斯的兴起以及反法西斯斗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等等。**



托洛茨基家庭成员中的大部分人——包括他与娜塔利娅生的两个儿子，以及他在更早的一段婚姻中生育的两个女儿，再加上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娜——都遭到斯大林主义越演越烈的暴行直接或间接迫害而死。

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有一个孙子幸免于难，他们将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的孙子叫做弗谢沃洛德（谢瓦）·沃尔科夫，后来改名为埃斯特班·沃尔科夫。



斯大林们在苏联大清洗时期张贴的反托洛茨基宣传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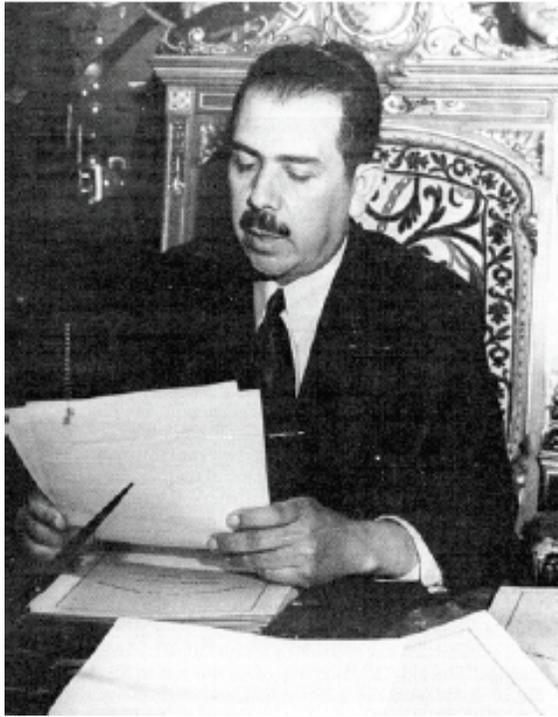


从土耳其流亡到法国，再从法国到挪威，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最终在墨西哥定居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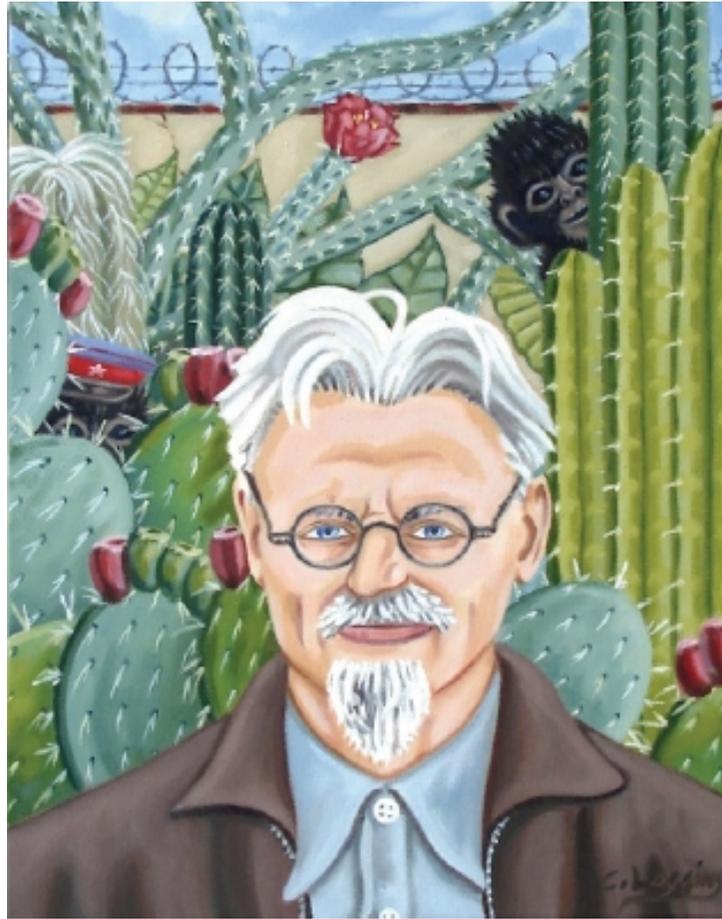


里维拉创作的肖像画



革命民族主义者，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

艺术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和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说服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为托洛茨基提供政治庇护。



卡罗创作的肖像画



卡罗、安德烈·布勒东、瑞芭·汉森、娜塔利娅、里维拉和托洛茨基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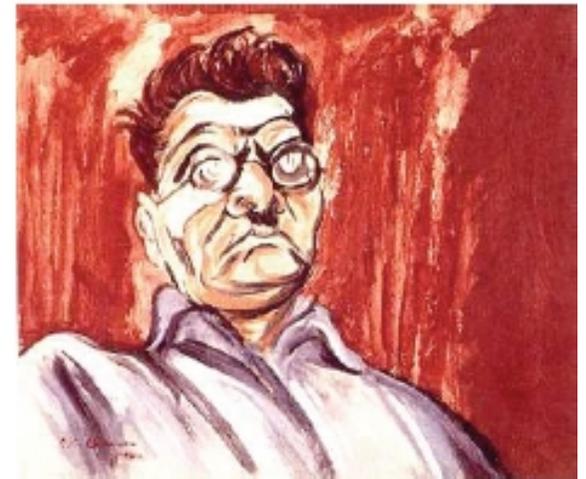
托洛茨基和他的第四国际的同志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纲领》中作出了如下的总结（罗莎卢森堡也表达过相同的概念）：人类正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之上：“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进入野蛮”。



世界被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民主的”帝国主义和全球战火的野蛮所吞没，对人类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下面两幅画是19世纪早期的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所创作，画中描绘了当时世界的野蛮和黑暗。



托洛茨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为恐怖的暴行和各种急剧变化的荒诞惨状而心力交瘁。墨西哥壁画家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的作品风格与里维拉那充满了英雄气概的壁画不同，他的画作抓住了20世纪社会恐怖的现实。



Orozco self-portrait

虽然完全了解现实的严酷，但是托洛茨基始终拒绝放弃为了更好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为此他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在批评斯大林主义的革命者中，托洛茨基是最著名的一个，因此他成了斯大林的首要暗杀目标。

当斯大林对不论是真实的、潜在的或想象中的左派反对者发动铺天盖地的凶残攻击，托洛茨基的批评也更加激烈。

斯大林亲自监督对这个流亡中的敌人的监视工作，并在1937年下令暗杀托洛茨基——这个“特别任务”最终在1940年完成了。



红旗上的标语：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团结起来！

无论组织上是否与第  
四国际有联系，人们  
在研究托洛茨基这位  
永不妥协的革命者的一  
生及其思想时，都  
可以发现许多卓越的  
见解和启发。



“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反而与青年时代相比更加坚定。

“娜塔利娅此刻正从院子里向窗户走近，她把窗户开得更大，要让空气往我房间里自由流通。我看见墙下有一条嫩绿的草地，墙的上空，蓝天朗朗，到处阳光灿然。

“生活真美好，让未来的一代清除掉生活中的罪恶、压迫和暴力，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吧。”

——托洛茨基的《遗嘱》，  
1940年。

